



呼兰旧事
空回首
萧红传

张庆龙 著

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
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内容简介:

萧红，一个命运多舛的传奇女子，她一生苦难，一生流离，悲惨命运磨砺出来的是她令人悲悯的传奇。年幼失母，年少丧家，被父亲开除了族籍，成了无根的草，十几岁就逃婚、怀孕、被弃。她得萧军救助，互生爱意，却不幸遭萧军暴力与背叛；狠心离开，遇端木蕻良，怎奈又遇人不淑，在端木的胆小与自私中隐忍。生命的最后，她认识了骆宾基，并与他许诺来生……这一切不幸的遭遇沉淀了她写作上的才华，萧红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今日让我们读她的人生，品她的作品，初来味苦，渐渐地会有一种温甜，流淌在心间。执此佳酿，与读者共享。

作者简介:

张庆龙，笔名漂牛。1974年出生，安徽马鞍山人。中国知名网络作家，被誉为“情诗王子”。漂牛文化集团董事长，风起中文网站长，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秘书长，安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马鞍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马鞍山花山区政协常委，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曾任中国网络诗歌学会秘书长，《西部散文》编委。出版作品有个人诗集《漂牛诗集》《一个人的地老天荒》，随笔集《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传记《半累烟云遗惠在最美不过陆小曼》，游记散文《下一站，等我》等。

责任编辑：王思惠

封面插画：陶然

封面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墨 QQ:344581934

版式设计：张丽娜

好书推荐:



天猫兴盛乐图书
专营店二维码



扫一扫，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出品： 兴盛乐
原创文学 原创力量

团购电话：010-64926438

交流投稿：xslzbs@163.com

本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书城、

天猫兴盛乐图书专营店均有销售。

兴盛乐微博：<http://weibo.com/xingslbook>

兴盛乐读者交流QQ群：292306095

天猫兴盛乐图书专营店：<http://xslts.tmall.com>



呼兰旧事
空回首
萧红传

张庆龙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兰旧事空回首 : 萧红传 / 张庆龙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75-4799-3

I. ①呼… II. ①张… III. ①萧红 (1911-1942)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7254号

呼兰旧事空回首 : 萧红传

著 者: 张庆龙

责任编辑: 王思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2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安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8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5-4799-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命运的洪流太过凶猛，置身其中犹如被卷入漩涡，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所有的平衡力。每一个人都常会被命运的无力感困着。

萧红的一生便是如此。年幼失母，年少丧家，被父亲开除了族籍，成了无根的草，连同她的生命，注定漂泊一生。但萧红非常坚强、倔强，虽是浮萍一梦，却不曾枉费此生。在回忆里，幸得精神乐土，绽放光彩。

萧红用梦中的呼兰与花园来抵抗她生命中的诸多不幸：童年，爱情，病痛，孤独与早逝……在这悲喜的一生中，一阵阵的“冷雨寒风”自窗外呼啸而过，她用明丽越轨的文字抵挡终生无以排遣的荒凉、寂寞，也感受文字带给她的幸福与快乐。她像一只金翅鸟，热望着自由、温暖、爱与光明。

她的人生，是一首跌宕的歌，让人落下泪来，又笑出声音，沉默下去，是哀伤连绵不断地涌来……

她冷冽的文字，印刻着生与死的轻易和沉重。她的率性和敏感，描绘着世间的悲欢……

有人说：“萧红文中的悲悯和讽刺，可说是直承鲁迅的衣钵。萧红对人生是小处嘲讽，大处怜惜；张爱玲则是小处留恋，大处冷漠。

张爱玲是冷的，萧红是热的。”

纵使岁月凄苦，她也遇到了美丽的爱情。一个年轻女子，躲在小小的屋子里，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面对着空空的四壁，翘盼爱人归来，心中即是无限安宁和满足。

然而，往昔的美好仓促即逝，当情薄缘尽，她只道：“三郎，我们分手吧。”

这是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只此一言，他们所有的情爱与怨恨都永远地划下了界限。她轻轻拂袖而去，却是此生诀别，在他们青春的时刻。从此也天各一方，一生再未相逢。这离别，如此轻飘，却又格外沉重。

无论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自己的笔无声地诉说着，渴望自由，不受牵绊。她的字，凝华成一句叹息，一种声音，一种风景，一抹色彩……她的笔端，总是流淌着深情。呼兰河的故乡，是她难忘的旧梦。伤害也在，温暖也在，那是铺在生命底处的色彩。

她笔端的风景，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仿佛一股暖风，直吹进心里，感觉到亲切的来自土壤的芬芳，飘飘缈缈、遥遥远远的，仿佛记忆，在异乡的城市里若隐若现，温暖着多少异乡异客。

萧红，从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与泪的路，她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人”，于是，只好“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读她的人生，品她的作品，初来味苦，渐渐地会品出一种温甜，流淌在心间。执此佳酿，与读者共享。

目 录



后园里的童年

苦乐参半的童年	002
渴望着长大	007
矛盾过后	014
文学的种子生根发芽	019

新生，拥抱新天地

第一次叛逆远走	026
孤苦天依，天寒心更寒	031
叛逆出走，失败告终	035

求学无望，屈服于现实

不速之客	042
寒夜独行	047
旅馆堕落	050
缘分来了就是你	057

心有灵犀，苦难与热恋

一见倾心	064
喜悦重生	068
捉襟见肘的日子	074

悲悯沉重的人生

互相搀扶取暖	082
极尽辛酸	086
开始写作	090
逃离哈尔滨	096

散落天涯，一颗无畏的心

经大连辗转青岛	102
坚定的写作	106
上海漂泊	110
与鲁迅先生珍贵的交往	114

文坛崭露头角

鲁迅先生对萧军萧红的照顾	122
笔述辛酸泪生活	128
当爱已成往事	131

离殇，独自为爱疗伤

单薄的倩影	140
只身前往日本	146
樱花雨落，最伤心	150
拜谒鲁迅墓	158

别了，我的爱

只身前往北平	166
民族战争时的热火岁月	172
快乐时光	178
临汾之别	18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和平分手	194
漂泊不定的浮萍	200
辗转重庆	205

天涯孤女，落花伤逝

黯然失色	212
呼兰旧梦	216
最后的历程	220
似水流年芳尘去	227



后园里的童年

苦乐参半的童年

萧红，一个鲜艳生活的名字。

生活凄苦，却使她对生命充满了热望。

她像是一个华贵迤邐的前尘旧梦，又用灿艳的色彩点染鲜活的生命。且让我们从最初，探访她爱与挣扎的苦旅。

故事开始在呼兰，一个最北部的小城，小城的记忆含笑着将今时演绎成往事。往事的开端，是一条江水在滚滚流淌。

松花江有一条支流叫呼兰河，就像一缕蓝烟，轻渺地在呼兰的小城划过。划过一年年四季更替，又划过一缕缕老旧时光。

生活在呼兰的人们看着哈尔滨的大都会风情，却悄然地自顾自地生息。默默生存，默默老去，默默地为小城搭建古老的故事。

那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局势不稳，动荡不堪，各种力量暗中攒动，弄得到处人心惶惶。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为许多人的生铺了一个淡灰色的幕。这其中，就有萧红。

1911年，萧红降生。这个特殊的年代为萧红的生命注入了一种叛逆的力量，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她的一生才充满不屈的抗争，抗争家庭、饥饿、苦难……

更巧的是，她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正值端午节，那是流亡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忌日。这也仿佛映衬了萧红哀伤的一生，从开始

之时，既已注定。

她的生命，成了一首悲伤的诗，哀婉、悠长，段段都能扯出一声泪。

若是想将她的整个人生故事看透，自是要细从根里追寻。

萧红本姓张，名迺莹，萧红是后来发表小说《生死场》时所取的笔名，这也似乎预示了她生命的悲艳，生与死，都是不同意味的挣扎。

萧红的家族本是乾隆年间从山东来的流民。张家最早落脚阿城，经过几代人的艰难种植，多方经营，终成省内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声望、财富无一不有。

那时，张家活得俨如一个华丽的贵族，家境优等，生活富足。然而，再极致的繁华总是要落幕，到了萧红的祖父张维祯这一代，家势已经衰落。财富渐逝，华光褪色，外表的壳薄了，这大家族的底子也就虚了。

分家时，张维祯得了一些土地和房屋等财物。张维祯离开先祖的发迹地，迁至呼兰。呼兰河源远流长，不停地书写着新的故事。于是，这一切的一切，为萧红这样一个艳丽的人生故事，铺了一个冗长而哀伤的序。

张维祯本是读书人出身，性情散淡，又不爱理财，一切家务全由妻子管理，后来家庭的权力中心则转至过继的儿子张选三，也就是萧红的父亲，萧红的悲哀也自此开始。

对于自己的父亲，萧红多是硬冷的印象。她这样记叙：“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柔软的女儿心，定是无奈至极才会说出这样心冷的话来。她最

不愿如此，而事实却摆在眼前。

张选三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被授予师范科举人，曾任汤原县农业学堂教员、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长、巴彦县教育局督学、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在外，他是一个谦和的君子、绅士。然而，对于萧红来说，他俨然是一个魔鬼。浓浓亲情，父爱如山……所有这些美丽的词汇，只能幻化为梦里的渴望。

这个她呼唤做父亲的人，非但从未给过她半分温暖的爱，反而为她悲凉的人生注入了痛心的冰凉。当祖父离世，萧红开始了和父亲漫长的抗争，她也渐渐发觉，人是残酷的东西，人生是苦寒旅程。

父亲对萧红的管教是严酷的。他打她，骂她。萧红总是感觉到他在斜视着自己，威严而高傲，像是一颗颗钉子，直锥萧红最柔软的心底。她的亲情，被父亲一次次刺破，造成了永远好不了的伤。

她想忘却，她想逃离，却始终躲不开张选三给她带来的苦难和阴影。他是一层魔障，笼罩着她的悲苦人生。

世间万事，皆有缘由。因为萧红的叛逆性行为，张选三宣布与她断绝父女关系，禁止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和她通信，甚至不把她的名字记入宗谱。她是被开除了族籍的。她们姐弟两人都曾经怀疑，甚至认定张选三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母亲姜玉兰在萧红九岁时病故。“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如此酸苦的话语，自是伤心到了痛处。

在回忆起和垂危的母亲诀别的时刻时，她是怀着深情的。那时，她垂下头，从衣袋里取出母亲为她买的小洋刀，泪花闪烁：“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心底里，她是如此地渴望着爱。

双亲不亲，让她的生活极其悲苦。

幸而，她获得一份温暖的爱，能让她在悲伤中展颜。

萧红只爱祖父一个人。

在她的笔下，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总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含着一根旱烟管，眼睛总是笑盈盈的。祖父给予的爱，是柔和、温润的，这对于萧红来说仿佛是从寒冷的枝头探身出来的春天嫩芽。

萧红长到懂事的时候，祖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一个寂静安闲的老人，一个活泼俊俏的女童，两个人放在一起，就生出了无限的爱与快乐。

在萧红看来，他一天到晚自由自在地闲着。但他是一个寂寞的老人，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擦一套锡器，仿佛在一遍一遍地温习一个古老的故事。萧红清晰地记得他的表情：沉静、闲适、安详……

萧红喜欢沐浴在他宁静的笑容里，如同饮那醉人的老酒，美妙而芳醇。

祖父也会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的锡器不干净。这时，萧红就会立刻解难，飞快地拉着祖父的手往屋外走，“我们后园里去吧。”

一到后园里，就立刻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一个宽广、明亮而温暖的世界，恍如隔世的仙境。

太阳光芒四射，冲走了一切不快乐的阴暗，阳光之下，一切都是温暖、健康而鲜活的。萧红在那里用尽所有的力气，跳着、笑着、喊着，那是她最酣畅淋漓的快乐。

萧红感觉到，只要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叫一叫，连对面的土墙也会回答似的。玩累了，在祖父身边躺下，看又高又远的天空，看大团大团的白云。有时，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盖上草帽就睡着了。

长大了一点儿，若是遇上晴好的夜，萧红还喜欢自个儿留在草丛深处，窥看萤火美丽而神秘的闪光，倾听蟋蟀幽幽的吟鸣。她也爱仰望夜晚的天空，静静地望着深邃的远方……

这也正是后来萧红笔下的后花园里，花草丰美，蓬蓬勃勃，生命力旺盛的灵感根源。在那里，有毫无遮拦的阳光、蓝天与白云，有小孙女的笑声与老祖父的慈祥。

那是她一生中最明丽的时光。她如含苞的花蕾，在后花园里，恣意快乐地生长。然而，走出了后花园，她的阳光就逐渐少了，她的生命也开始变冷。

在《呼兰河传》这部作品里，萧红用了复沓的句子，反复写道：“我家是荒凉的。”

萧红有了小伙伴以后，开始在这些破旧的房子中间来往。院子里租住着许多人家，有养猪的、开粉坊的、拉磨的、赶车的，是挣扎在底层的人们。她敏感的心，看到了后花园之外的世界。

她满怀困惑地观望，默默地摄取他们日常生活的图景，倾听他们的说话、歌唱和叹息，那些悲哀和寂寞在她的心中渐渐晕染。

她心痛着，也哀悯着。她常常在家里拿了馒头、鸡蛋等食物，分给穷人的孩子们。她喜欢看着那些小伙伴们脸上绽放的幸福和喜悦，这会让她也跟着幸福起来。

有一个冬天，她看见邻家的小女孩光着身子蜷缩在炕上，就立刻回家把母亲给她新买的一件绒衣送了过去。

小女孩的一个微笑，让她心底涌出难忘的暖，母亲的责难早已被那暖意驱散。

可是现在，小女孩、老祖父，早已化作灰尘离去。

这后花园修缮得再好，也没有了当日的风景。

然而，萧红却用至美的文字，锁住了后花园里的童年。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过来。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是自由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萧红《呼兰河传》）

如此细腻充满灵性的女孩，等待她的却是悲伤的宿命。

渴望着长大

莺飞草长，浮转的流光，在岁岁年年里辗转飘荡。萧红，像一只灵巧的燕儿般成长。